

中共中央党校轮训班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一)

中共中央党校轮训班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一)

中共中央党校印

一九八〇年三月

说 明

这个选读本，是按照我校第四期高、中级干部轮训班教学计划规定的阅读书目编印的，现按学习单元分册印出。

一九八〇年三月

目 录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9)
1888年单行本序言	(9)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1)
一	(11)
二	(20)
三	(30)
四	(38)
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书信（节选）	(60)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60)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65)
列 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 批判）（节选）	(70)
第二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 论（二）	(70)
四 有没有客观真理？	(70)
五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或论波格丹诺夫所发现的 恩格斯的折衷主义	(80)
六 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	(87)

列 宁 谈谈辩证法问题.....	(95)
毛泽东 反对本本主义.....	(101)
一 沒有调查，沒有发言权.....	(101)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101)
三 反对本本主义.....	(102)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 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 动主义.....	(103)
五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 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104)
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06)
七 调查的技术.....	(107)
毛泽东 实践论.....	(110)
毛泽东 矛盾论.....	(126)
一 两种宇宙观.....	(127)
二 矛盾的普遍性.....	(131)
三 矛盾的特殊性.....	(134)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145)
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152)
六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158)
七 结论.....	(160)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66)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66)

二	肃反问题·····	(177)
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	(180)
四	工商业者问题·····	(183)
五	知识分子问题·····	(185)
六	少数民族问题·····	(187)
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188)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89)
九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195)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	(197)
十一	关于节约·····	(198)
十二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199)

马 克 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2]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的后面，只是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3]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割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向《莱茵报》挑起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

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4〕。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5〕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6〕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

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象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史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7]（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

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把我们的见解同德国哲学的观念论见解的对立之处共同整理出来，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8〕}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②。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③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9〕}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10〕}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11〕}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12〕}，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使我决心再从头开始，批判地彻底研究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86和195—209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编者注

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美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13〕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必须抛弃。”〔14〕

卡尔·马克思

1859年1月于伦敦

载于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81—85页

注 释

〔1〕 这是马克思为他在1858年8月—1859年1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在写作这本书以前，进行了十五年的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了大量的社会经济文献，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学说的原理。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独立的科学意义，其中对马克思所发现的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作了精

辟的说明，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本身下了经典性的定义。列宁指出，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周密的说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

马克思在世时，《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再版。只有序言是个例外，它曾于1859年6月4日发表在伦敦德文报纸《人民报》上，但发表时作了某些删节。

〔2〕 指马克思为一部经济学巨著写的、但没有完成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114页）。

〔3〕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

〔4〕 指马克思的著作《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5—181、210—243页）。

〔5〕 《总汇报》是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1842年发表了捏造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其《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揭露了这种捏造，该文发表在1842年10月《莱茵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0—134页）。

〔6〕 《德法年鉴》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5页），以及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

- [7] 指恩格斯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页）。
- [8]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40页）。
- [9] 指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0—380页）。
- [10]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
- [11]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

阶级的解放！”

[12] 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影响。

[13] 《纽约每日论坛报》是美国的一家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文章多半是在曼彻斯特写的，许多文章上注明的日期并不是写作的真正日期，因为马克思在论文上通常标明的是寄往纽约的日期。有些论文是在伦敦写的，而马克思注明的却是巴黎、维也纳或柏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自1855年中期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一切文章都被去掉了署名。有时编辑部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并任意加注日期。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他对《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讯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益右倾。

[14] 引自但丁的《神曲》。

恩 格 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

1888年单行本序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把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德国哲学的观念论见解的对立之处共同整理出来，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①。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年多，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编者注

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有某种复活。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叫人吃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阐述。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飚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2]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现在经过修订以单行本出版。

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①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2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07—209页

^① 指《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编者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一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①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不同呵！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3]。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人

^① 哲学博士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斐·恩克版。